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中国/于阳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6 (2007. 4 再版)
ISBN 978-7-80170-464-1

I. 江… II. 于… III. 社科—文化—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789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乔平
责任编辑 宗边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印张 3 插页 32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序 言

湖

有时候大脑白纸一张，反倒是好事，可以画清晰锐利的图像，譬如青年时代的我。

那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在大学做单身老师，终日无忧、无虑、无钱、无势，既优游自在，也单调乏味。大学院墙外面的世界，仿佛康德的“彼岸世界”，明知它存在，却与我无关。日子久了，生出厌烦，年纪轻轻想寻求新鲜刺激，就跟着教授搞科技下乡。头一年，我们来到广东某县某镇，推广试管香蕉苗。农科站的朋友暗示此事要找书记镇长出面，我依人指点，分头到各个酒店寻找书记镇长。事后方知，本镇几个酒店都是红灯区，几位领导分别各领东家。领导原是地方一霸，逐得乡里高位后，就在自己酒店办公，足不出户，声色犬马，吃喝玩乐进行之中，靠电话和亲信把地方治理了。若放在今日，作者肯定见多不怪。不过自己当年白纸一张，回省城后仍然诧异不已。

江

在尚未判断此属个别,抑或普遍之余,实践又给我上新课了。第二年,我到福建担任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上任第一课是拜见“地头蛇”——当地管人事的官员。官员约我酒楼见面,酒楼老板娘是台湾商人弃妇,又是官员姘妇,生得姿色动人,官员一边心不在焉应付我,一边手伸进美人衣服里上下翻滚,旁若无人。作者从小学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反倒无地自容。由于以前开过眼界,作者不再惊愕,却长了知识,知道此事并非个案。往后数年,作者愈见愈多,逐渐理出个条理,见怪不怪,明白人间存在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世界,那里有一个秘密社会,有自己的规矩和价值观,但是从不愿公之于世。

困惑之间,乃求助于史,读史使人明智。结果发现,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读《太平广记·豪侠传》,读《金瓶梅》,读《水浒传》,读白莲教、罗教,读青红帮,读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此乃中国江湖也,其非正统社会,非正人君子的社会,而是正统社会外的乌合群体,远离正统,远离正义,但是拥有对社会的一定统治力。因为有统治力,才值得今人重视,值得政治家、社会学家、一切学者和读者的重视。这是一个被忽视的世界,一个在冥冥之中统治我们而浑然不觉的世界。

谈到江湖,不由得让人想起百年前的上海滩。当年上海滩,青红帮云集,一个老大吃一处码头、一处燕子窠、一处赌窟、一处烟馆,收保护费,替人消灾。现今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有些地方,一个税员可以吃定一片税户,南方新民谚谓:“家里一个税务,全家致富”,从中可见一斑。一个交警,左手捏一把货车司机,右手捏一把私车族。出了车祸,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哪管公道与否。城管、卫生监督、音像稽查、户籍、治安、司法各界亦不乏见。百年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青红帮不在了,洪门天地会、哥老会不在了,但是吃码头、地头的社会模式依然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江湖帮会不在了,但是江湖灵魂还在,江湖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江湖化”了。就某种意义而言,百姓即是江湖,江湖寓于社会。

说到上海滩,不能不提青红帮。说到青红帮,不能不提黄金荣——

法租界巡捕房总捕头，青帮老大。黄老板的公开身份是法租界华捕头，上有租界当局，下有巡捕警队，吃俸禄维持治安。他的幕后身份是青帮大把头，徒子徒孙不计其数，都是把持一方码头的流氓瘪三。黄老板爱财，他的赚钱秘诀就是放手下流氓去商铺勒索捣乱滋事，然后他出面治理，结果商家出资，小流氓纳孝敬，租界洋人嘉奖，一石三鸟，社会各方面离不了他，形成一个倚重他的格局。倚重之下，财源滚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黄老板的技巧是利用公权制造了一个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局面。若非如此，倘若地痞流氓抓光了，就没有人纳孝敬费；没有流氓捣乱，商家也不会出资，黄老板到哪里拿钱？没有收拾流氓捣乱，也显不出总捕头的本事，令洋人如何缺一不可？所以，剿灭流氓是一种利益最小化，不符合爱财的黄老板的利益，上海滩夜不闭户警察巡捕就该失业了，警察可不会犯傻。那么，什么才是利益最大化？就是维持流氓、商铺、租界当局三者的生态平衡，每日有流氓滋事，每日有商家出钱消灾，每日有黄探长的马仔前往摆平事端，举手投足之间，各方财源滚滚而来。这个故事一点儿不离奇，它就是江湖经济运作模式之一，百年后仍可运行。譬如，一位交警私下透露，某地方的交警治理交通秩序的要诀就是“放水养鱼”，从不把违章现象治理干净，一段时间狠狠抓一抓，说情的、送红包的准保蜂拥而至。然后见好就收，马路上交警寥寥，不抓违章，直到司机们再放松警惕，再来严打一阵。各行各业，依此类推。虽不能以偏概全，却也不在少数。这一松一紧，就像拉风箱似的，维持司机违章的持久习惯，伤疤刚好又来一刀，由此带来灰色收入最大化，同时也是驾车族支出最大化，这叫“战略性勒索”。作者估计谁也没有学黄金荣，纯属权力利益博弈使然；当年黄金荣可能也没有学谁，也属社会权力格局使然。

江湖是儒教国家的一种老年病，中国是儒教母国，所以中国是江湖重症区。儒教国家的特征，一是信奉家族主义，其结果诉求聚族而居、“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二是排斥技术创新，斥之“奇技淫巧”，结果农业技术徘徊，生产力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此二者便是儒教操作系统的bug（虫子），一种程序冲突。自春秋时期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停滞的矛盾逐渐激化，中国形成人满为患、人地紧张

江

004

江湖中国

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的格局，聚族而居的儒教家族社会开始解体，产生举国流窜的游民大潮。在这股大潮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江湖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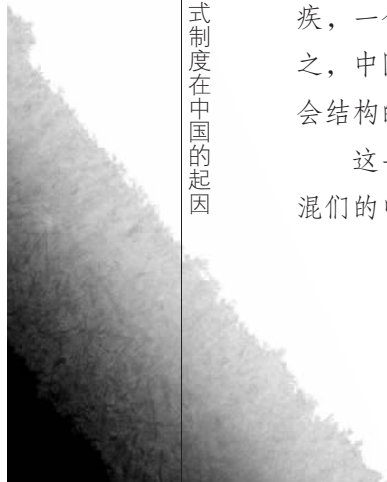
中国自古在豪侠和商人之中就存在江湖基因。但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芽发生在人满为患初显端倪的明中期，大约在公元16世纪前后。然后，经过300年的发育和人口大盘调整，至清乾隆退位后的19世纪初，随着人口膨胀，江湖社会开始崛起、爆发。至20世纪初清末民国交际，江湖彻底颠覆正统秩序，成为中国的主导社会结构之一，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江湖化的历程。

江湖是正统社会以外社会结构的泛称，仔细辨析，存在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结盟的帮会，一种是不结盟的关系网。前者称“秘密社会”，后者称“关系社会”。“秘密社会”奉行团体结构，有严格的组织和制度。“关系社会”奉行网络结构，以人际关系为联结依次蔓延，有不甚严格的人情习俗和面子习俗。二者都符合深层的社会结构规律，可以在社会交换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中找到内在逻辑。

如果说江湖化是一种社会病，那么中国罹患此症业已五百余年。古典中国奄奄一息，忍受机能衰竭、结构江湖化的折磨。江湖化是古典中国衰老的象征。古典中国正在江湖性解体之中，等候最后的判决。她是在全球竞争情势下的转型过程中消亡，还是在变化中创造性自我更新，首先看她能否克服江湖化，重塑社会的健康结构，重塑新格式的价值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江湖是蜕化的儒教，是儒教衰落后的阑尾赘物。一个江湖极端泛滥的国家，注定不可能实现强国富民，注定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本书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简言之，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

这一切，都要从清算江湖开始，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





目 录

序 言 /001

第一章 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

- 一、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001
- 二、中国的江湖化 /010
- 三、以“江湖”解读中国 /016
- 四、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 /022
- 五、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026
- 六、“党”、“网”之分 /029

第二章 江湖是蜕化的“儒教”

- 一、两汉至宋元：江湖萌芽时期 /033

- 二、明清：江湖成熟的时期 /042
- 三、晚清民国：江湖的鼎盛时代 /056
- 四、今日：命运叵测的分化 /060

第三章 关系网

- 一、关系是生存维生素 /068
- 二、关系好办事 /074
- 三、关系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 /076
- 四、细说关系 /077
- 五、关系的获得：十七种人脉与三个要件 /083
- 六、关系技巧之不完全手册 /094
- 七、费孝通描绘关系：“一枚石头扔进湖塘” /103
- 八、见面熟人二百余 /110
- 九、关系传递：寻觅熟人的熟人 /113
- 十、打折扣，传递加速衰减 /115
- 十一、不同城市的关系生态 /119

第四章 人情制度

- 一、没有人情，便没有关系 /127
- 二、人情如虚拟货币，支持交易 /129
- 三、人情的两个意义空间 /131
- 四、人情二字的各种含义 /134
- 五、追溯人情名称由来 /137
- 六、非正式规则蕴含的老词儿 /139
- 七、人情规矩，乾坤方圆 /142
- 八、份子钱：人情联盟背后 /151
- 九、活的腐败通道：以人情行贿赂 /155

第五章 面子秀场

- 一、“两面国”的故事 /158
- 二、“人活一张脸” /160

江

002

江湖中国

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

- 三、面子要素浅说 /171
- 四、面子术语 /186
- 五、面子的功能 /191
- 六、“假人”、演戏与做假 /201
- 七、历史流变中的面子 /213

第六章 混世

- 一、江湖也有价值观 /219
- 二、一个小城样本 /224

第七章 社会制度的演化

- 一、解读中国江湖化的工具 /242
- 二、历史变脸的舞台 /245

第八章 中国之梦

- 一、体制外江湖之由来 /282
- 二、体制内如何被“江湖化” /291
- 三、外延性修复 /295
- 四、内涵性修复 /299
- 五、结语：还有更多…… /301

后 记 /303





第六章

混世

湖

没有混，就没有江湖。

一个混字，概括五百年江湖真味，道明了各种江湖元素——关系、山头、死党、团伙、人情、面子、规矩等的最终诉求。它是一条逻辑线索，将江湖的各种元素串联了起来。

一、江湖也有价值观

中国社会里常见有一种人，啥正经事儿都不做，也做不来，反倒日子混得不错。通常各地对这些人叫法不同：混子、二混子、老油条、滚友、阿散、拆白党、阿混、混混……大多都带一个“混”字，或相近含义的借代字。

倘若中国只有这种纯粹的小混子，那倒并不可怕，根本不会酿成中

国文化的危机。混子只要不构成政治学上所谓的“多数”（majority），就成不了气候。假如“少数”（minority）的混子不劳动，妄想锦衣玉食，多数人自然不会答应，只能将他们抛弃。

然而问题复杂性在于，中国的混子并非纯混子，而是半混子，边工边混。混子涉猎黑白两道，许多人既拥有正当职业、做正经事，也偷鸡摸狗、坑蒙拐骗。正所谓亦黑亦白，边“劳动”，边投机取巧；三分工作，七分钻营。这些人构成了人群中的庞大灰色地带，譬如农村有乡痞、工厂有“阿混”、商海有奸商、公务员有贪官和“掮客”……各阶层不乏其人。

社会被“泛江湖化”后，混子混迹于各行各业，顶着正规名分半工作半混世；或明里工作，暗里混世；或上班工作，下班混世；或者，干脆上班就是混世。

混的含义

混，是江湖的基本价值观，是江湖与非江湖在价值背景上的分水岭。作为江湖的价值中心，它的字面含义与实际语义（语义学上“所指”与“能指”）之间，发生错位从而产生紧张。在字面上，“混”就是无所事事，与世无争，随波逐流；然而，语义中分明充盈着利益诉求，隐藏着激烈的拼争。一人说“混”，若拿着测谎仪一测，神经肯定不是放松，而是紧张；不是悠悠自在，而是玩阴斗狠。我要混得好，得拿你垫背，非把你搞死。儒家有言：“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江湖擅改之：“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毒”字，就是“混”字背后的那一半。“混”就是“毒”，“混”就是“狠”。

所以“混”有两层含义，字面一层，内涵一层。字面一层，假装混日子，与世无争；内涵一层，真刀真枪，火并厮杀。这是“混”的语义在江湖环境中特有的张力。因此，口是心非、二律背反，是明代以后中国江湖以及江湖化的中国社会的普遍特征。江湖做人精髓一个字：伪。

观中国东南版图，有两条运输繁忙的河流：一条长江由西向东，一条京杭运河由北而南。这个“两河流域”，是19~20世纪江湖帮会——哥老会和青帮荟萃繁荣之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带男人见面的问候



语是：

“你小子他妈的混得怎样？”

更客气一点：“最近在哪儿混？”

更粗俗一点：“把（你）妈日的，最近混得模样？”

通常答语：“他妈的，瞎混呗！”

语义学解析告诉我们，这些话语背后的真义几乎无关字面，只属例行问候，就像英语的 How are you? 或者 How do you do? 重要的是选择哪种词汇作问候语，肯定与价值观相牵连。人们总是在最关心的事情上表达问候。男人们见面常以“混”字开头，且一问一答都含“混”字，说明“混”很重要。以“混”为媒，就折射出“混”对于一个男人的意义，它是衡量一个男人成功的尺度——混得好，等于成功；混不好，就是失败。晚清以后，“混”已不是原初语义学上的“随波逐流”“安于现状”，譬如说，“混个县县长当”，“混个省主席当”，岂不是随便“混”？

追踪溯源，江湖意义的“混”字最早起源于五百年前的江湖先民，即最早从家乡溢出的“盲流”。对于江湖先民，第一要务是觅生计。只要混口饭吃，只要不饿死，做乞丐、长工、妓女、太监……都是出路。对于饥饿的人来说，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早已变成一种奢望。在这种生存层面上，生存就是混，不择手段地混。

在 19 世纪江湖帮会得势前，混的含义无非是三餐有着落，天黑有遮蔽。19 世纪末、20 世纪后，江湖渐渐得势，“混”字滋长“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贪欲，混混们反倒变成了比百姓高一等的“人上人”。这是后来的新语义，反映了江湖势力得势后的新变化。

“混”字生出争夺、拼抢的语义，大约在清末民初秘密会党得势之后。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秘密社会组织成为革命党人倚重的势力，开始渗透政坛。辛亥革命胜利后，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哥老会组建了四川省军政府，“山堂子”就地变成地方衙门。在长江下游的上海，青帮大量渗入都督府，青帮组织与政府机构犬牙交错。江湖一旦得势，昔日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流氓，随即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新贵。嘴巴上——即话语习惯上，仍然还说“混”，字眼不变，语义自然不是旧样

子，渐渐超越“糊口”，变得优越、霸道和奢侈：凶残掠夺，好勇斗狠，一步登天，飞黄腾达，有面子，有身份……“混”字内涵的转变，反映了其社会地位的转变。

混的称呼，有“混子”、“混混”、“混日子”、“混饭吃”、“混世”和“混迹”等等，这几种都含有“混”字。此外，还有不含“混”字的混，譬如，“江湖油子”、“老油条”、“老江湖”、“忽悠”（东北）、“滚”（粤语）等等，含义大抵接近，都指不事生产而专营巧取豪夺，坑蒙拐骗。

“混”是江湖的一部分，而且处于江湖的核心位置，是指导个人融入江湖的目标和价值观。世上没有不“混”的江湖，也没有不江湖的“混”。“混”是江湖的同义语，而且与江湖的含义互为诠释。混就是江湖，江湖就是混。

前面谈过关系、人情和面子，那几篇只触及社会江湖化的结构，不涉及灵魂。而江湖的灵魂，就是“混”。一个“混”字将所有江湖化社会元素统领起来，变成一个社会系统，一个体制外的体制。从这个意义说，“混”也就是江湖化体制的中心价值。

江湖人拼死拼活，无非一“混”字，从数百年前的“混口饭吃”，到后来的“混世魔王”，都一脉相承。读懂了“混”字，就能理解江湖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真实意义，不至于盲目崇拜乱世枭雄、江湖侠士、秘籍功夫……这些迷魂药似的说辞。翻阅所有武侠故事，无论情节如何荡气回肠，都无法掩饰其意义的虚无，以及价值的苍白。原因很简单，武侠们从来不劳动，不种地、不扛活、不做买卖、不担柴……做生意也是欺行霸市吃地头，用暴力保护“黄、赌、毒”。他们不是社会经济体系正常的一部分，而是打家劫舍的寄生虫。以金庸小说为例，韦小宝式的社会渣滓自不待言，即便郭靖、令狐冲亦未曾一日种地做工，他们究竟如何养活自己？他们如何经受得起生存道德的拷问？

混的价值序列

在江湖概念中，“混”不只一种单独含义，背后隐藏着一个价值序列，它是一个多层次开放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模糊概念。以统计学的众

数概念（多数人的类型）来分析，一个普通成年男人“混”的含义，依轻重大小可表述为：

财富→权力→个人势力→有头有脸（面子）→传宗接代→天伦之乐→家族势力→吃喝玩乐。

这是隐藏在“混”背后的一条价值链，排序显示其优先性递减，具体到某个人可能有些差别。

混，第一是发达。发达即有钱有势，又以“有钱”最要紧。民间拜年，第一句一定要说“恭喜发财”。有了钱，一应事情都好办——养家糊口，光宗耀祖，面子虚荣，风流倜傥……凡事为所欲为。民谚云：“有钱可使鬼推磨”。

第二是争夺权力。在江湖里，权力不是合法意义的权力，而是群体人际关系的支配，即个人势力，俗称“地盘”、“地头”或“码头”。即便江湖渗进政府，“混个局长、处长当当”，权力的意义也是在谋私，也是在法律范畴之外。有权力，可以坐拥一方，使唤人、吃地盘、纳孝敬、享舒心，不劳而获。在体制外的江湖语义里，权力套现不叫做寻“租”，而叫收“税”，俗称“纳孝敬”或“收保护费”。

第三是有脸面。江湖大佬多数出身贫寒，自卑情结与生俱来。这个自卑心态体现在江湖上，就是有对面子事情——“出人头地”、“有头有脸”、“有派头”的急切渴望。在蔓延于江湖中的急于摆脱自卑的情结中，面子被夸大地置于江湖顶级地位，甚至高于生命。一个江湖混子的面子，比他实际的生存更重要，这种压力催生了“给面子”、“捧场”、“拉场子”、“踢场子”、“赏脸”、“赏光”等戏剧化的社会现象。

第四是传宗接代。混混们的目的多数是为一个“三部曲”——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如果说江湖混混对一般事情不认真——“随便啦”，“马马虎虎啦”，“混日子啦”，但对于传宗接代这一要务绝对认真。这是决不动摇的信念。江湖混子上至军阀、帮会把头、江湖掮客、不法商贩、贪官污吏，下至乞丐、拾荒人、卖艺者等等，脑子里都装着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光宗耀祖，回乡盖楼，娶三妻四妾。

第五是享乐。有钱、有势、有面子、有儿孙之余，享乐提升而为生命的主要价值，假若前面的要务得以完成，人生余下部分只剩下享乐。

“乐子”有多种，因个人爱好而不同，江湖常见的是“吃喝嫖赌”，或称“黄、赌、毒”。这三样，也是江湖人经营的传统行业。

二、一个小城样本

这里选取一个小城市作样本，进一步分析“混”的行为的多态性，展示不同阶层、不同个人的不同混法。

话说彼时，此小城人口约20万，分为官员、干部、商家、小贩、雇员、工人等不同阶层，各阶层市民依赖不同社会路径争取权力和利益份额。客观地看，国家的法制和单位体制在资源分配中部分地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合法的社会分配机制；同时，江湖体制——主要是城市关系网和死党制也发挥不可或缺作用，在某些利益领域甚至主导利益分配活动。对某些人来说，本分劳动不如拉关系来钱快。

社会学经常用职业、教育和收入这三项指标进行社会分层分析，但是在考量江湖体制参与社会分配的情形下，这个分层标准的价值微乎其微。应该说，这些指标的有效性仅限于宪政社会，而在该小城，职业、行业和教育程度的分层标准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它反映不了真实的社会收益状况，可信度和有效度很低。按江湖“行话”说：混好、混坏与职业、文凭没关系，反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收益越低。文凭可以“买卖”，也可以在职“补”、“升”，上司想提拔你，自然可以让你补文凭。权力是硬的，文凭是软的。

以江湖的视角看，混得好坏的标准是个人在城市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权力份额决定利益份额。权力和利益是江湖体制的标准，职业和教育背景是法制社会的标准，一个重实利，一个重形式，二者有何不同？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譬如，两位公务员，一位处级，一位普通办事员，尽管行业、职业相同，但是个人总体收益绝非只差两级工资，各种灰色收益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有头有脸的处级人物，另一个是无人知晓的无名小卒，权力、地位、待遇和生活质量相差悬殊，绝对是“同行不同命”。此时，若以职业、教育背景去分层，便丝毫反映不了二者之间的差别。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现象使常规标准捉襟见肘——兼职。这座小城存在大量的兼职现象，导致社区职业混淆，各行各业都存在干私活、挣外快、“炒更”、业余办公司……许多官员、干部、教师、医生经商，职业界限混淆，名义职业与实际职业难分莫辨。这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它反映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稚嫩的合法体制无法保障市民的充分就业和经济供给，致使大量市民，依靠第二职业补充生活资料。这种现象还伴生了一个有趣的江湖现象，城里的熟人一概不认你是教师、医生、干部或者经理，一律以小名、乳名称呼。反正大家沾亲带故，知根知底，职业只是面具，随时可能转化。

大约20年前，依照权力和利益的标准可将这座小城的市民粗略地分为相对稳定的四层：官员、普通干部、商人、工人（包括雇员）。这四种人之间关系复杂、盘根错节，往往不同阶层隶属于同一家庭或同一街坊，这使得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十分接近。上至区长，下至市民，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和价值观念完全相通，譬如，脱口即脏话，逢酒即划拳，不碍于等级隔阂。

根据该城地方志记载，当年全区内共计人口16.08万。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60%，约9.6万人，这是这块弹丸之地上能够参与江湖化游戏的主角。其中官员约一千余人，干部一万余人，大小商人、企业主一万余人，余下的七万人左右为雇员、雇工、摊贩、边缘职业者（车夫鞋匠等）。

百里挑一的官司员

十万人口，千余官员，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

在百姓概念当中，官员即掌握权力的干部，特指副科级以上干部。它不限于公务员，也包括企事业单位领导，即民间所谓“头头脑脑”。

中国古代称官职为“缺”。“缺”有肥瘦之分，“肥缺”油水丰厚，“瘦缺”清水衙门。这个古怪的名词，本身即蕴含合法体制江湖化的寓意。油水并非“官饷”，而是私底下的收益。缺，能够公开分肥瘦，表明朝廷默许官员腐败，睁只眼闭只眼。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银子不来自俸禄，尽人皆知。权力介入体制外的交换体系，能获得

大量灰金。在中国，江湖——体制外的组织体系，是腐败的最大工具体系。这一块利益庞大，超过特定阶层的合法分配份额，足以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从收入和生活方式上将贪官、清官截然分开。近代以来，政治腐败与江湖运作具有很高相关性和相互依赖性，江湖成为贪贿的核心手段。对于官员，无江湖不富，无富不江湖。

将官员从公务员中挑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群体，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默认收益差异。并非所有官员都是贪官，而是说依照泛化的江湖背景和游戏规则（“道上规矩”），依其牢牢控制的社会分配体系，财富会自动地流向这一群体，形成以权力为尺度的再分配体系。这非由某一道德修养决定，而是由整个社会习俗、不成文法系再造出来的。人固然生而有贪欲，这个常识常使外人误以为官员的“油水”都是主动捞来，其实不尽然；官员即使坐在家也会盆满钵满，不用索贿，有人主动上门巴结送礼。不知多少趋炎附势的平民，眼热、眼红权力带来的特权，将官员家中挤得水泄不通。不全怪贪官，也不全怪刁民，双方都参与建构了这种特权游戏。俗语道：“一个巴掌拍不响”，一种不成文规则是由游戏N方博弈而来。官员内生于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官员。

许多中小城市，大年前夕的政府住宅区大多车水马龙，送礼的人们自四乡汹涌而来。其来势凶猛，即便清官也很难抵挡。一瓶酒，一条烟，一包茶，说起来都是轻描淡写，有时甚至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丝毫不露把柄；若细看，分量都不轻，一瓶XO价格近千，几条“大中华”再上千，茗茶价码都以千计——一包贺年塑料袋藏着“小意思”，足够一个工薪阶层全年的薪水。大势如此，即便有人真心做“清官”，不参与钱权交易，不批条子，不托人情，多如牛毛的礼物足以让“清官”进入一个新阶层。当官敛财如此容易上手，令旁观者目瞪口呆。

譬如，厦门远华走私案。1996年厦门38层高楼“远华国际中心”破土时，“远华公司”邀请嘉宾近2000位，每人“赠送”价值3000元礼品，包括1000元红包，一瓶马爹利洋酒，两条“三五牌”香烟，一把精美的洋伞；此外，每位嘉宾还参加一顿鱼翅、鲍鱼、人参、燕窝的“工作餐”。这2000个滋润者，除部分新闻记者外，大多是官员。对于凭地位蹭油水的官员，若以传统清官贪官概念分野来说，我们该将他们划入

哪一范畴呢？清官算不上，贪官没到治罪地步。不白不黑，得了便宜不留把柄，这是掌握分寸的妙处，博弈的均衡点。庆典在中国是家常便饭，如果没有点“小意思”，怕也没人去。来宾是来捧场的，“小意思”是一个交换，交换来宾的面子。来宾的面子哪里来？就因为是个官。所以这是一个微缩的权力寻租。依南方民间行情，上世纪90年代一个礼袋数百元，数目不大，却也值工人一月工钱。官员像走穴的歌星，每月都有赶场子，东家请西家邀，隔三差五剪彩庆典，一年油水积累下来，数目必然可观。

当官好，这是公开的秘密。

一般干部、商人和雇工

1. 一般干部

一般干部指拥有国家干部编制，但手中无权的机关办事员。外延包括小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譬如，机关科员、办事员、教师、医生、国营企事业单位业务人员等等。按照这个样本统计，当年该区区属干部编制6640人，加上驻该区市属编制，城内干部总数在10000人左右，占城区就业人口10%；属于十里挑一。按老百姓的说法，是市民当中有脸面的阶层。

一般干部与官员（领导干部）之间并无鸿沟不可逾越，他们之间拥有空前的阶层流动性（地位变化自由度），流动幅度远远超过儒教科举时代，阶层之间甚少鸿沟。阶层流动往上易，往下难，即所谓“能上不能下”。昨天农民子弟，今天机关高官；今日打工仔妹，明日大款富婆……亦有一人身兼干部、商人两种身份，上班应付公务，下班自己管公司，这样的例子十分普遍。干部经商，自然要利用机关内的人脉资源，这就是“体制外的体制”——江湖做派了。

官场之内，干部是官员预备队，是官员的人才储备，年资够格就要升迁。帕金森定律表述为：官场人数与事务无关，与时间呈正比。一个管报纸的办事员，只要没犯“错误”，只要年资达到标准肯定要升副科。就跻身了官员行列，有了一官半职，日子不一样了。